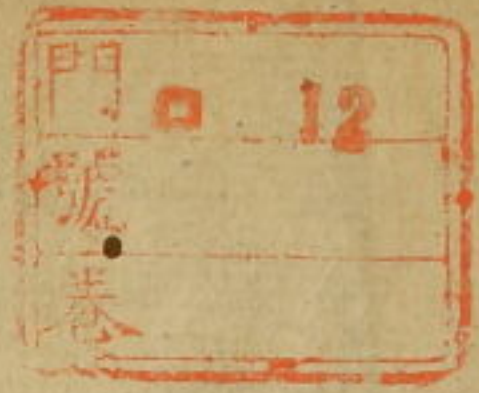


孝經衍義

卅一
大尾





孝經衍義卷九十八

庶人之孝

用天道。因地利。謹身節用。

易蒙九二。子克家。

臣按一卦之中。五父二子。蒙二坎體繫辭

言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是子家爲

次子也。程傳曰。初陰暗。居下。民之蒙蒙而

無知。庶人之常也。以陰暗而至于用刑。以

經義律之。則謂之不孝。二以剛而得中。爲



克家之子。比對言之。庶人之孝者也。占法陽主義。陰主富。九二以陽居陰。爲能以義致富。夫以義致富。則能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矣。蒙受需。又有養之以飲食之道也。繫辭。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臣按胡炳文以爲自古未有以牛耕者。神農教民耒耜。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土稼穡。莫先于耒耜。聖人制器尚象。以利

其民。而民服聖人之教。是亦所以因地之利也。

詩豳風七月。

孔穎達疏曰。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

臣按七月八章皆用天之道也。而晚寒晚

溫則因其地而第六章之食鬱奠烹葵菹
剝棗穫稻爲春酒皆以介眉壽食瓜斷壺
叔苴采荼薪樗乃以食農夫又有謹身節
用之義爾民蓋無凍餒之父母矣而趨時
應候乃一篇之大旨故曰皆用天之道

小雅天保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
爾德

元儒彭執中曰日用飲食則豐富充足徧爲
爾德則孝弟忠信

臣按此承上神之弔矣。詒爾多福而言箋
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至矣蓋亦尸傳
神辭嘏主人言主人既爲天所保定以孝
享于先公先王神至而詒之多福以及于
民而民豐富充足孝弟忠信也孝弟忠信
是爲能謹身豐富充足是爲能節用也此
見庶人之孝皆天子之孝使之然矣

周頌臣工篇名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
何新畬田三歲曰畬成熟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

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庀具乃錢鍾。

也。

奄觀銍

器。

獲禾。艾獲也。

所以艾獲也。

鄭康成箋曰。急其教農趨時也。

臣

按趨時者。用天之道也。方暮春耳。而以

爲銍艾。在奄忽之間。于其來牟之將熟。而

預以知康年之兆。蓋勸勉之交至也已。此

謂上之教命使然而不違其教者。庶人之

能事也。

噫嘻

篇名。

率昨

是也。

農夫

播厥

百穀

駿疾。

發也。

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

事也。

爾耕。十千維耦。

臣

按朱善以爲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

利也。此言爾私。而無公田者。鄉遂之法。地

不井授。但爲溝洫。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萬

耦齊耕。各極其望。所以勸人之盡其力也。

人盡其力。斯地無遺利。然而鄉遂之異于

都鄙。亦因之之義也。此見耕田播種。庶人

之常職。而猶須殷勤戒勅。使之及時趨事。

故知庶人之孝。必有以成之者也。

書洪範土爰稼穡。

孔穎達曰。鄭氏周禮注曰。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其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耳。潤下。炎土。曲直。從革。卽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本性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一。由其體異故也。

按董夢程言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分

而爲五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乎理。故人生于五行者。左氏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然其自無而有。自微而著。至于土而形質廣大。生物不窮。故大地皆土也。而其神運于天。則爲冲氣。寄旺于四時。言其性則不可以一言盡也。非止于稼穡而已。稼穡者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變曰爲爰。者爰于也。于是焉稼穡者也。稼言種之。穡言斂之。可種

可歛者。土之性。于是而種。于是而歛者。人之爲也。凡厥庶民。自知耒耜以來。而致養于是土也。其利溥矣。土之功用及人。如此之大。而不稼不穡。則土固不能自種自歛也。故盤庚言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情農自安。不昏強也。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委稷。而五行生成之數。終于土。而人事起焉。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五行以土穀爲一。是其用同也。然則土爰稼穡。亦責

此凡厥庶民。因地之利而已。推之木之可以灌溉。火之可以烹飪。木金之可以斲削。鎔範。以爲宮室器用。亦因其自然之利。而人以人爲爲之者也。是故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而後。無非人事矣。此九疇之所以叙彝倫。而皇極一章。又爲九疇之本也。

酒誥。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

孔穎達曰。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

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今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而損耗。故也。旣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愛物以戒酒。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蔡沈傳曰。嗣續。純大。肇。斂服。事也。言妹土民。

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斂于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

臣按此正謹身節用之義也。服賈。依蔡傳。別是商賈之民。新安陳櫟依二孔氏。以爲先用心于黍稷。餘力始從事于服賈也。孔傳云。農功旣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

孝經衍義卷九
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潔厚致用酒養也。故蔡訓肇爲敏。二孔氏訓肇爲始。唐孔氏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旣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蓋父母之心。欲家之富。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亦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此解與愛土物之義爲切。以經謹身節用。是庶人之孝。愛土物。是節用。而卽以致心臧。其謹身爲可知矣。前旣嚴于酒禁。

而此復教之以如此。乃可用酒者。豳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酒是養老之助。故養厥父母。則當用酒也。必如此。乃可用酒。則用之有節。始終唯一。土物愛厥心臧之義云爾。

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臣按疏釋稼穡艱難云。民之性命在于穀。

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爲寒耕熟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然是小人之分當然亦其所恃以爲生者也雖艱難奚得而辭故曰民生于勤勤則不匱今其父母以勤勞稼穡乃能致富其子乃不知其勞爲逸豫遊戲叛諺不恭之事則旣欺誕其父母又出此無所聞知之言以輕侮之是正謹身節用之反也故孔傳以爲此小人之不孝者也

禮記正義卷九十八

禮記正義卷九十八

八皆養老之具故內則言養老而繼以八珍之名物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母第三曰均第四取豚若牂也第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第八肝膋也庶人惟得以此洗腆致養其父母而已不得用爲常食也蓋侈靡始于飲食故以戒庶人使知節也然曰八十常珍則養老之中又自隨年爲

品制。非一槩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也。
食節其時。

陳澧曰。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及之物。

臣按。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則所入者多。所藏者富。恐其或至于奢侈驕逸。以減貲產而蒙耻辱。故居民之道。又在于節其食。時其事。然後使公賦既充。私養不闕也。

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食。謂無羞而食。

應氏曰。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

臣按。內則。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以羹與食。人所日用。惟稱有無。然則庶人常食惟羹食。老年乃有脯膾之屬也。節于少者。乃有以養其老者。又恐其過于儉嗇。而老者或至無羞而食也。故前言庶人無故不食珍。此又言庶人耆老不徒食。此

一句與內則同文。王制言王者定經制。厚風俗。而人知孝養其父母。與內則之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庶兆民。皆是以孝治天下也。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之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臣按三農生九穀者。原隰及平地之民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

梁豆之類。隰中可種稻麥及菰也。此于大司徒所頒下民之職事。爲一曰稼穡也。園圃毓草木者。田畔樹菜蔬果蓏。此爲二曰樹藝也。若在山澤之民所作事業。材木而已。故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此爲作材也。在藪牧之民。使之長養蕃滋鳥獸。亦其事業也。故曰藪牧養蕃鳥獸。此爲四曰阜蕃也。此皆各因其地以爲職事。以盡其利也。農爲首是爲本業。而山澤藪牧之民亦各出

其力以勤生而致養。故居九職之前。其百工商賈次之。嬪婦次之。臣妾又次之。至于轉移職事之間。民則不營已業。爲人傭賃。庶人之賤。非其父母之所樂得。以爲子者也。

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臣按此言十二壤之物。所植之種。各有所宜。苟違其壤。其生不蕃。故教民稼穡樹藝。

必因其地之利也。司徒教養萬民者。此庶人之因地之利。亦司徒教之。教之各盡其利。以養其父母。而後孝友之行。亦自此而興也。

冬官考工記。

司空篇亡。河間獻王錄此。以備其數。

審曲面勢。以飭

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臣按庶人惟三農爲多。而庶人所包者衆。不僅兼府史胥徒而言也。百工皆餽廩于

官者。然其稱事而食。亦如府史胥徒之祿。以耕者之所獲爲差耳。商旅。鄭注販賣之客。蓋行商旅與處賈爲客。此直云商旅。如書肇牽車牛遠服賈。則是稼穡之暇。以有易無。農得兼商也。而又有賈田。賈亦得而耕也。庶人章疏。專主農夫。而包府史胥徒。惟不及工商。既是包府史胥徒。何獨不得包工商也。况下文所云百工之事。亦合天時地氣材美工巧。而後爲良者乎。彼商旅之通四方之珍異。亦因地之利而貿遷之也。夫工商則猶夫人之子也。勤力以致養于農奚異焉。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鸛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

死。石有時以勦。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臣按此百工之事。所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也。古之百工。皆在官府造作。而粵鎛燕函之四者。國不置官。以夫人而能爲之也。夫人而能爲之。農亦有兼工者矣。其或以工巧而守之世者。又有率父教。述父事之孝也。

國語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

日服其鎛。不懈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臣按此號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而論務農之効也。王行而庶民畢從。王耕而庶人終畝。王饗而庶人終食。旣而徧戒百姓。紀農協工。自農師以上至宗伯。以次徇行。王又率公卿大夫。親行農也。民安得不爲之震動恪恭乎。然其道在于順時及事。故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而稷

之戒百姓者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
備墾辟在司寇蓋聖人之重天道而教民
之用之也修疆服縛不解于時是民之能
用天之道矣

魯語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臣按此公父文伯之母敬姜之言也明動
晦休是小人勞力之事猶言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亦用天之道也然其民之不材嚮
義又係于土之沃瘠非土之沃瘠能使必

爾也故處沃土而能勞處瘠土而不墮亦
善于因地之利也

齊語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

耒耜柳拂也所芟所銜切大鎌及寒擊藁同草

也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

雨時雨既至挾其槍椿也刈也耨鎡也以旦暮

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登笠也身衣襪

襖蓑蓆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斂以

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

臣按此管子之言。聖王之所以處四民。而處農就田野者也。首言察其四時。而繼曰及寒。曰待時耕。曰待時雨。曰旦暮從事。蓋皆察其四時之意。察其四時。所以用天之道也。農之子恒爲農。是則小人艱難稼穡。而其子又知稼穡之艱難者矣。此于聖王以孝教天下之大旨。固以無倍。獨其所謂

士鄉十五。工商之鄉六。而農不在二十一鄉之數。則兵農分。而古法壞。自此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臣按陳櫟言。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蓋與酒誥所云正相反。皆是不能謹身節

用之故也。惰其四肢。則是不嗣股肱之力。而奔馳以藝黍稷。牽車牛也。博奕好飲酒。是沉湎無度。不愛土物也。如此。則厥心不臧。以貨財私其妻子而已。此三不顧父母之養者。始則不能顧養。繼則不暇顧養。究則不肯顧養。自然之勢也。如是。則至于從耳目之欲。而放蕩于禮法之外。爲下流不肖。以辱其親。好勇鬪狠。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亦必爾也。酒誥言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又言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蓋商受之失德。而其民化之。必有甚焉。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世俗以此相戒。蓋亦古之遺訓與。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朱熹集註曰。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

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臣按天有旱潦地有肥磽故歲有四鬴三鬴二鬴地有不易一易再易而又稽其人而周知其數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六人授之以中地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未嘗不量民之力也如是猶有此五等之差則是不能用天道與能用天之道非由天有旱潦也不能因地利與能因地之利非由地有肥磽也故此所獲之

多少皆農夫之自爲多少而已。府史胥徒以事之煩簡爲祿之多少亦以其任事之材力所及自爲多少而已。爲農夫者一舉足而不忘養父母則必不欲好逸而憚勞。爲府史胥徒者一舉足而不忘養父母則必不欲避煩而就簡。此班祿之制所以教孝者豈其微哉。

漢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敬禮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

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數倍。至乃開廣舊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常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嗤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吳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焚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

肯受。

范曄論曰。昔楚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廩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于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焉。

臣按范氏之論當矣。傳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其重之謂乎。非用天道。因地利。則無以

致富非謹身節用則無以守富也。重之長
享其富擬于封君矣。建武以後樊氏侯者
凡五國。重之餘祉施于子孫。豈不盛哉。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南史孝行傳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
引之教。道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
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
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勵行。事薄膏腴。
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

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臣按南史孝義傳五十六人。龔穎。劉瑜。賈
恩。郭世通。嚴世期。吳達。潘綜。張進之。丘傑。
師覺授。王彭。蔣恭。徐耕。孫法宗。范叔孫。卜
天與。許昭先。余齊人。孫棘。何子平。崔懷順。
王虛之。吳慶之。蕭叡明。公孫僧遠。吳欣之。
韓係伯。伯丘冠先。孫淡。華寶。解叔謙。韓靈敏。
劉渢。封延伯。吳達之。王文殊。樂頤之。江泌。
庾道愍。滕曇恭。陶季直。沈崇儔。荀匠。吉玢。

甄恬趙拔扈韓懷明褚修張景仁陶子鏘成景儁李慶緒謝蘭殷不害司馬暲張昭其他或以事行比類相從或以父子兄弟相及及蕭矯妻羊等通數十人大約在仕宦之籍者什二三耳其他里閭溝畝之間謹身以立名節發人視聽光于載籍爲多也爲庶人者足以勸爲士大夫者抑可愧也夫臣旣錄其行誼尤著者附于愛敬之條而錄傳序于此以不沒其姓名後倣此

臣又按班范前後書及陳志紀孝行則間見于各傳之中無專目也自李延壽始以孝行立篇唐修晉書義兼孝友後世因之序時代則始自晉也但晉書所載十有四人李密盛彥夏方主哀許孜庾袞孫晷顏含劉殷王延王談桑虞何琦吳達登仕版致通顯者衆矣其誦詠自娛辟命屢致者則徵仕也若躬履壟畝親執傭賃者王談吳達二人而已事並載愛親卷中其叙所

謂蓺黍之勤。采蘭之詠。亦用天分地。謹身
節用者。所得盡其道者矣。

北史。孝行傳序云。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人之行也。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呂覽曰。夫孝者。三皇
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
百邪失。天下順者。其惟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
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
于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諸侯卿

大夫。行之于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
匹夫匹婦。行之于閭閻。則播徽烈于當年。揚休
名于千載。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
廉耻莫修。若乃綰銀黃。列鐘鼎。立于朝廷之間。
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于閭巷之內。非一
家也。其于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
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之所以思素冠。孔子
之所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
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長孫慮等。闕稽古之

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于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神人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按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昆。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俊。鈕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昆。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輯。以備孝行傳云。

臣按北史孝行傳叙大概。抑鐘鼎之怙侈。敦里閭之素節。彰善表微。責備賢者。其間如乞伏保。閻元明。王崇。郭文恭。王頒。楊慶。鈕因。翟普林。常仕宦。其餘十八人者。皆庶

人之孝者也。其或踰禮過中。爲所難繼。要其制行之高。非由激勸。處約之久。卒無變渝。斯亦謹身節用之極則也。

唐書孝友傳序曰。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第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辛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廸。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邳張萬徹。朝邑中屠思恭。呂昂。鶚。

觚。張元亮。靈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鷄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陳岷。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

孝才解縣衛元表。南嶽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
懷應。相里志隆。楊王操。邵元同。張衡。曹存勳。李
文褒。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
直。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
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
政。伊闕任仲。濟源榮璧。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
。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媛。暨子季通。
陽武時惠均。封丘楊嵩珪。許田李頤道。胙城蔡
。白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

彭城尹務榮。荊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焦懷。
郭景華。鄆縣曹少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黃
昇。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漪。巴西韋
士宗。文博。災。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
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讚。樂平謝惟勤。
沈普。姜琚。上饒鮑嘉福。虞銘真。句容張常洧。弋
陽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士
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
宗。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

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新。徐惠諱。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黃。張巨錢。吳海。泉州王嘉猷。永泰王夷。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鄂。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鄧。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元。李君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之。單父劉九江。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關。龍

門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啖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珙。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鄆陵任客奴。

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
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晉應
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
弟庭金。繁昌朱恂。歙縣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
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
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爲孝。未聞
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
不幸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
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吾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
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于誠心。亦足稱者。故
列十七八焉。廣明後。方鎮凌法。跨地千里。事不
上聞。孝弟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
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
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風。故輯而序之。

臣按唐書孝友傳序。分列三等。一是事親
居喪著至行者。一是數世同居者。一是刲
股療疾者。此皆廣明以前。匹夫單人。名垂
國史者也。列傳二十五人。李知本。張志寬。

劉君良王少元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
弘度宋思禮鄭潛曜元讓裴敬彝梁文貞
沈季誼許伯會陳集原陸南金張琬侯知
道許法慎林攢陳饒奴王博武萬敬儒章
全益知本夏津令敬臣舉孝廉授著作局
正字終太子舍人弘度相州司兵參軍思
禮蕭縣主簿潛曜尚主歷太僕光祿卿讓
擢明經後拜司議郎敬彝陳王府典籤後
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

庶子伯會舉孝廉衡陽博士集原世爲酋
長歷右豹韜衛大將軍南金大常奉禮郎
攢福唐尉其十四人者或以孝友拜官要
皆庶人也錄其人以成其立身揚名之志
又以見庶人之孝非由郡縣之上聞朝廷
之旌命雖稗官野史或能記載而國史且
無從考信輯採焉故聖人治天下必自教
孝始矣其張琬傳連類復父讎者八人詳
親條臣竊以爲復仇之事賢于割股人子不

幸而處此。則固捐軀命而遂其志矣。豈復計活理哉。故割股可旌。則復仇宜矜也。經言庶人之孝。用天因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宜若無甚難得。而後世所旌者。往往居喪廬墓。著其哀感。或則割股復仇。出于生人之至變。惟數世同居者。或庶幾經所云乎。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軾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其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餽粥。亦有時不繼。後

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

臣按杜生推田以讓其兄。及其子能耕。則

不復爲擇日賣藥。惟恐奪鄉人之利。又能教其子淳朴無他。其于謹身節用之義。庶乎無愧。父子兄弟之間。愛敬可風也。

宋史孝義傳序曰。冠冕百行。莫大于孝。範防百爲。莫大于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刳股割肝。或見慶賞。至于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

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

臣按史之立孝義傳也所以表彰庶人之孝也然其間亦有登第通籍者在焉至于委巷細民則收嫠肝復仇代獄聚族世居負土壙三載其門閭賜以萊帛生有徵譽死有贈恤教孝之道于是乎廣矣劉孝忠呂昇士鄭羅岳通黃德興齊得一李罕澄邱留神沈正許昨李琳田祚惠從順趙廣

鄭彥圭俞雋張文裕張巨源劉芳瞿景鴻陳侃褚彥逢彭程陳兢洪文樞董道明郭琮顧忻朱泰成象陳思道方綱劉斌樊景溫榮恕旻何保之李玘侯義王光濟李祚裘承詢孫浦常元紹王美董孝章高珪朱仁貴邢濬趙祚楊榮趙友李居正張可象張珪崔諒王覺曹遵童升樊可行元守全段德張仁遇王子上瞿肅王世及李宗祐萬閏汪政李耕寶益張化基閻用和楊忠

義常真真子晏次子守規王淦李繼成胡
元興姚宗明毛安與李訪支漸鄧宗古沈
宣蘇慶文臺亨仰忻趙伯深彭瑜楊慶陳
宗郭義申世寧苟與齡王珠顏詡鄭綺其
姓名也要其行誼或于經義無可附麗惟
數世同居或庶幾乎古矣雖然古之世后
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庶兆民也大司徒以
鄉三物教萬民也如是而責以過情害義
斯可耳苟執訓之理未宏汲引之途多闕

而匹夫單人有能爲是者雖不應經義其
可使之泯沒乎惟夫士君子之所以立身
揚名則有不止於是其先已登第通籍之
人不列於是傳可也

金史孝友傳序曰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
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
恒情乎爲子而孝爲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恒性
乎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性而不副所欲者恒
有焉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天生五穀以養人

五穀之有恒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有恒情也。五穀熟。人民育。豈異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饑。不免以命。稷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于聖人之經。孝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勸農興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晉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妄爲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

臣按金史孝友傳僅六人。而陳元震劉政皆薦人也。公見愛敬條。

元史孝友傳序曰。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於人心者。終不可泯與。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獎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今觀史氏之所載其事。親篤孝者。則有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同善。同官強安。潘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

王欽修。武員思忠。榆縣王士寧。汝南朱友諒。泉
州葉森。寧陵呂德。汲縣劉洪。建昌鄭佛生。堂邑
張復亨。保定邢政。寧夏趙那海。臨潼任居敬。隴
西周慶。徐德興。汝寧李從善。華州要敬。色目氏
沙的。其居喪廬墓者。則有太原王構。萊州任梓
平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許從政。
張鏐。富平王賈僧。鄭州段好仁。趙璧。薛明善。張
齊汴。梁韓榮。劉斌。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孝祖。
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祚。延安王旻。

東昌張輦。永平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
良。南陽周郁。陳介。劉權。大同高著。江東毛翔。歸
德葛祥。張德成。張遜。王珪。劉弼。汲縣徐昌祖。真
定宋貞。王世賢。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溫。張行一。
賈秉實。張勗。汝南王宗道。孫裔。夾谷天祐。趙州
趙德隆。安豐王德新。石思議。冀寧何溥。大都王
麟。李簡。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榮。丁用。郭天一。
耀州王思。中牟閻讓。曹州鄧淵。呂政。徐州胡居
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建朱虞龍。隨州高可燾。

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翟謨。汶上趙恒。須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薊州王欽。定陶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傅霖。濟南宋懷忠。牟克孝。汝寧張郁。泉州黃道賢。谷城王福。解州靖與曾。般陽戴貞。兗州王治。沔陽徐勝。祖興中。石抹昌齡。峽州秦桂華。蒙古色目氏納魯丁。赤思馬改住。阿合馬拜住。木八刺玉龍帖木兒。鎖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朶羅歹。塔塔思歹。其累世同居者。則有休寧朱振雷。池州

方時發。河南李福。真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句容王榮。周成。鄆陵夏奎。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鄺州員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李子才。宿州王珍。其散財周急者。則有河南高顏和。台州程遠大。潭州湯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吉州劉如翁。嚴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夢賢。夏椿。北陵陳一寧。中興傅文鼎。永州唐必榮。濟南李恭。寧夏何惠月。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家。故援唐史之

例具列姓名于篇端。擇其事蹟尤彰著者。復別爲之傳云。

臣按旌閭給復。所以彰匹夫單人而興起教化者也。前史孝友傳爲例未純。故有身爲士大夫而亦以一行與齊民並稱者。今元史所載篇端。僭錄諸人姓名。則從唐書之例。按其間別爲立傳者。考其事蹟。皆庶人也。其人則爲須城王閏。莆田郭道卿。興平蕭道壽。翼城郭狗狗。延長張閏。汶上田

汝佳。山丹甯猪狗。句容樊淵。杞縣劉德泉。邵武郭回。懷孟楊一。唐州趙毓。太平胡光遠。番禺陳韶孫。大名李茂。廬江羊仁。新建趙一德。安塞王思聰。擔古思氏。徹徹。長泰王初應。浦江鄭文嗣。福寧王薦。遼陽郭全。偃城丁文忠。蘭陽扈鐸。大寧孫秀實。扶風趙榮。蒲城吳好直。遂安余丙。鎮江徐鈺。涪川尹莘武。平劉廷讓。霍丘張旺舅。華州張思孝。邳州杜佑。長壽丹徒孫瑾。偃師張恭。

齊河訾汝道。歸信王庸。臨江黃贊。餘姚石
明三。臨湘劉琦。中牟劉源。麗水祝公榮。密
縣胡伴侶。延安王士弘。洛川何從義。固安
哈都赤。建昌高必達。漁陽曾德。曲沃靳景。
泉州黃道賢。邳州史彥斌。上高李明德。膠
州張緝。容城魏敬益。新建湯霖。新昌石永。
延安劉思敬。晉安呂祐。瑞安周樂。皆有傳。
司馬遷有言。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
時則榮。沒則已焉。彼以衆庶兆民之不可
勝數。而百年之間。垂之史冊者。若而人。可
不謂榮乎哉。先王之世。彰善癉惡。旌別淑
慝。表厥里居。其政教之及於後人者。不遠
矣。

以上庶人之孝

九十八

孝經衍義卷九十九

大順之徵

臣按經文以以順天下發端因述五等之孝而總結之以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蓋因心而行橫塞無際雖云隨力盡分而施化實待聖人能左右之曰以也自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以下朱熹定以爲傳而傳亦首申以順天下之旨經注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先代聖德之主能順人心行此

至要之化。則上下臣民和睦無怨。傳注云。
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臣
故首述德道教。歸重於居。至握要。天明地
察之聖人。次諸侯卿大夫庶人。各行其孝。
而以大順終焉。順之之事盡。而順之效著
矣。

易乾象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
貞。

耿南仲曰。乾道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各正

性命者。陰陽之定分。保合太和者。陰陽之冲
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傳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
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
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
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臣按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
平之占。天以元統萬物。聖人以仁統萬民。

首爲元首。首卽元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之順天下。保合太和。乃利貞。是天
地大順之徵也。利者順也。必言貞者。雲行
雨施。品物流行。卽爲禎祥。一極備。凶。一極
無凶。卽爲災異也。程傳以爲王爲萬邦之
宗。而西銘亦言大君者。天之宗子。大君體
天地之道。卽宗子所以體父母之心。經曰。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語其實。則萬國咸寧。徵其象。則保合太

和也。

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程頤傳曰。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
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
而已。

臣按順以動者。順理而動。以致人心之和。
猶經言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也。
故天地如之者。與之合德。自然弗違。陰陽
調而風雨時。山嶽奠而河海清。猶經言天

地明察。神明彰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也。而況建侯行師乎者。諸侯軌道。兵革不試。猶經言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豫之時義。亦自順親而底豫始乎。

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張栻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臣按。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朱子啓蒙。首取孔氏之說。蓋所謂龍馬神龜。非甚鬼怪之物也。當

其末則之前不可以名圖書也。當其既則之後則義之圖。至周猶寶藏之。顧命所云是也。禹之書箕子陳之。洪範是也。歐陽子以圖書爲不足信。然尚書所載甚明。夫子又有河不出圖之嘆。其爲神物何疑乎。此古初之世大順之徵也。據經之言祥瑞不遇如此。其他稗官小說讖緯之書所載蓂莢蒲筴等事。蓋不足取。變化云爲吉事有祥。

臣按先儒言變化。天道云爲。人事變化之祥。則景星慶雲。醴泉芝草之屬是。云爲之祥。則動容中禮。語嘿適時之類是。臣愚以天道遠。人事邇。而天人相感之理甚速。美瑞必非虛至。如使人之云爲。自柔聲婉容。下氣怡色。以至一出言一舉足。不忘父母。始於閨門。放乎四海。皆和氣之流行。而星雲泉草。爲之流光動色。易味移形。有不待占之而知來者之爾昌爾熾矣。

書大禹謨惠順也迪道也吉從逆凶惟影響

臣按在人爲吉凶在天爲災祥順則吉而逆則凶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故咸有一德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也以順對逆而言經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亦是順吉逆凶相對之辭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以順示則而民則焉

者也若夫愛非所愛則悖德而逆矣敬非所敬則悖禮而逆矣此固自居於凶德者也吉則天下和平凶則災害並至此自然之理不待推測而知者故經言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也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至也

孔穎達疏曰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至誠也。和感神矧也。况兹有苗。

臣按此益之贊禹欲其修德致遠因言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舜初耕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於旻天及父母克已自責負罪引慝敬以事見於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先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元遠而瞽頑愚皆言感也天卽神也覆言動天而不覆言瞽者唐孔氏以爲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

感瞽故舉難者以况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况有苗易於彼二者。臣以爲舜之難在感親耳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而父母亦信順是感神感親無二感也班師振旅誕敷文德以格有苗是推愛親敬親之心而不敢慢惡於人以感神感親之感而感有苗也書於禹謨之終篇特書曰有苗格此大順之徵也。

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傳曰。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虛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蹯蹯。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蹯蹯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匏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

臣按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而龍之爲帝王

之端多矣。禹因神龜而叙疇。孔子感獲麟而絕筆。文王之時。鳳鳴岐山。至若來儀於庭。則惟舜之德之至。夔之樂之和。有以感召之。此夫子所以有感於鳳。鳥不至也。吳季子曰。雖甚盛德。蔑以加矣。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大順之徵。無以過於鳳凰來儀。故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

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孔穎達疏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於海。西被及於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於四海。以禹如是。故帝錫以元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

臣按經言刑於四海。復引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與禹貢所云漸被暨訖者相似。禹之成功。在於治水。而傷其父功之不成。八年勞瘁。過門不

入。夫子稱禹爲無間然。蓋亦以其愛敬之盡。孝弟之至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以其順水之性。彛倫攸叙。以其順人之性也。考工記曰。天謂之元。元圭之錫。以告天功之成。天之所助者順也。東西朔南皆順。則天亦助其順矣。

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順也。

孔安國傳曰。雖微物皆順。明其餘無不順。

臣按是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也。微物皆順。則天下之大順可知。百祥者可致之物。莫不畢至也。陳氏大猷曰。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焉者也。是故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高宗彤日。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孔安國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蔡沈傳曰。雉鳴也。於彤日有雉雉之異。蓋祭

禴廟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孔傳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臣按高堂隆曰。大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雉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勃焉。今按祖已云。主司敬民。罔非天飭。典祀無豐於昵。則武丁之所以致譴告者可知矣。夫禴廟之豐。本所以

致孝其親。而於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之道。有未協其宜者。卽不可謂之順。不順而譴告隨之。順則休徵應之矣。故曰。正其事而吳自消也。

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廩。

蔡沈傳曰。徵。驗也。庶。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叙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

其叙。庶草且蕃。廩矣。則其他可知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咎。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孔穎達疏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

臣按朱子言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

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事。卽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脩。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又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又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蓋朱子之意。以爲五事之得失。參預教化之微妙。旣不當如漢儒之膠固執滯。亦不

得如王安石之訓。若字爲如。爲似。作譬喻。不足感應也。休徵言順。咎徵亦言順者。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而天下順之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是順其順也。反是而悖德悖禮。而民亦順而從之者。桀紂之民也。比屋可誅。是順其逆也。五事之得失。亦及於民。而上見於天。時之順。是亦順其順。怕之順。是亦順其逆也。然則大順之徵。亦徵之於其貌。言視聽思而已。孝子之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與夫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言於人其斯以爲大順之徵而已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朱子曰。休咎徵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夫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

臣按疏以爲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

之事。反此而言。王者思睿。則致壽。聰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蓋鄭氏之說。強以福極配五行。是未達於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之理也。德曰至德。道曰要道。豈必爲某事致某福歟。通天下之人而言福。所以爲大順之徵。

金。滕。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遂以所藏爲篇名。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

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所藏諸命冊書。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

太公。召公。命邦

人。凡大禾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孔穎達疏曰。鄭元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

歸禾。

篇名。今亡。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於東。作歸禾。

孔安國傳曰。唐叔成王母弟。命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壟。而合爲一穗。拔而貢之。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

嘉禾。

篇名。今亡。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安國傳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

者。故公作書。以嘉禾名篇告天下。

孔穎達疏曰。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爲嘉禾。由此也。

臣按經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此其制作之盛。盡愛敬而有以致應感之福也。金縢之書。請命三王。願以身代。因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書晦。則成王未知公。而天爲之風雷偃禾。其書顯。則成王已知公。而天爲之反風起禾。又所謂陽感天不旋者也。而

得嘉禾者。又爲王之母弟。所以示一本同氣。唐叔之於成王。猶公之於武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是以又獲斯應也。二篇之作。朱熹亦以爲在金縢已後。蓋制禮作樂致太平。皆在公歸已後之事。以此爲大順之徵矣。

詩。周南麟之趾。篇名。

小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仁厚如麟趾之時。

也。

其一章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孔穎達疏曰。陸機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南軒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時。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滅於極治之日。故詩歌之。以爲是乃麟也。周公取之。以爲關雎之應。

召南騶虞篇名

小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其二章曰。于嗟乎騶虞。

毛萇傳曰。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朱熹集傳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有以及於庶類。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卽真所謂騶虞矣。

臣按麟趾騶虞。皆以瑞應之仁獸爲喻。文王之仁德既洽。而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蒸然太和之象矣。所以致此者。其始於文王之修身齊家乎。以言乎男教。則父王季而子武王也。

以言乎女順。則母太任而嗣太姒也。人倫既正。教化自行。故序以二詩爲關雎鵲巢之應。巨以爲大順之徵也。

小雅天保。

篇名。

其一章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堅也。

俾。

使也。爾單信也。

厚何福不除。問也。俾爾多益。以莫不

庶。

衆也。

孔穎達疏曰。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王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厚愛天下臣民。卽

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言開者。君有閉藏蓄積。今開出然。

二章曰。天保定爾。俾爾戩

福也。穀也。祿也。

罄無不宜。受

天百祿。降爾遐

遠也。

福。惟日不足。

孔穎達疏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者。

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

三章曰。天保定爾。以莫不興。

盛也。

如山如阜。

大陸也。

土。如同如陵。

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爲阜。如川。

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康成云。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山阜岡陵。言福祿委積高大也。川

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六章曰如月之恒。

也。弦。

如日之升。

也。出。

如南山之壽。

不騫。

也。虧。

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孔穎達疏曰。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茂。新故相承。

代常無凋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

臣

按天保詩共六章。其四章五章陳祭祀之事。致孝敬於先君。而予以無疆之壽者也。然祭祀乃定保以後之事。其所以致此者。由於博愛廣敬。天明地察。神明既彰。而向所閉藏蓄積。不輕畀人之介福。今盡開出。予之也。單訓誠信。經所謂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也。厚訓厚愛。經所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也。二章三章乃自羣臣而及於民。

物其亦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之意也。卒形容保定堅固之狀。如是而致其孝享則祝史非矯誣而嘏辭豈虛設乎。蓋聖王之所以順天下者莫著於此詩也。

大雅文王篇名其六章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鄭康成曰。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臣按文王詩屢言命矣。據隆盛則以新命美其祖考。陳勸戒則以配命告其子孫。故曰。帝命不時。時是也。言帝命豈不如是乎。是自人事而推天意也。曰。天命靡常。以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由其子孫言之。可見天命靡常也。是亦以已事而慮未然也。故曰。天與之者。豈諄諄然命之乎。或問於朱子曰。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到此時。人心奔趨自

有不吝已耳。故念爾祖在於修厥德。修厥德則必能合天理。合天理則必能得人心。盛大之福從愛敬而來也。

旱麓篇名其卒章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鄭康成曰。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孔穎達疏曰。此言修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

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太王王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太王王季既依緣先祖。則述修其業。是卽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道。言其修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申以百福于祿焉。

臣按旱麓之篇小序以爲文王愛其祖之功業也。申以百福于祿亦小序之文。孔氏曰。申者重也。太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言重也。經六章皆言太王

王季修行善道以求神佑。是申以百福于祿之事也。蓋樂易之君子自然爲神所勞來而獲福祿之多。在詩人。以爲得所以干求之道。在君子。則法先祖之正道率循之而不放違。初非有意於得福祿也。夫通於神明者。神所勞矣。洪範福極。通天下臣民言之。豈窮君子之福。卽天下之福也。不同其先祖。是卽所以順天下也。君子指太王王季。朱子以爲指文王。詩人之意在於先揚祖業。足爲子孫之美。則序言愛祖而經不及文王。以見太王王季依緣后稷公劉。文王依緣太王王季。君子指太王王季者得之矣。

下武篇名其四章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嚴粲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言孝思。昭昭然能嗣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

人之功也。

輔廣曰。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者。維是順德焉。順德卽孝之所感也。上以孝感。下以順應。尤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之所能致也。

卒章曰。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黃氏曰。孝弟之至。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也。

巨按順德之義。嚴氏輔氏論之詳矣。黃氏以爲受天之祜。通於神明。以四方來賀。爲光於四海。得萬國之歡心也。佐者助也。佑則兼天與人而言之。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武王成王者。之信於天下。天下化於武王之永言孝思。而應之以順德。雖於萬斯年可也。

卷

音權。阿。大陵口。曲也。阿。篇名。

其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山東曰朝陽。萃萃萋萋。梧桐之貌。

離離喈喈。鳳凰之聲。

毛萇傳曰。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

臣按書君奭名公云。我則鳴鳥不聞。孔安

國以爲鳳也。疏云。鳳是難聞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此詩歌成王之德。而云鳳凰鳴矣。鄭康成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

爲喻。而蔡沈以爲鳴於高岡者。乃詠其實。皆謂成王之時。鳳凰至也。白虞書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中間數百年絕響。直至文王時。鳴於岐山。而成王時。又鳴於高岡。舜時雖因韶樂之美。其實奮至德之光者。由於瞽之底豫也。岐山高岡。由於教化之和。協其實孝思維則。世德作求者。又教化之所因也。鳳凰食竹棲梧。經所以并言梧桐。被溫仁之氣。生於山岡之朝陽而茂盛也。

先儒皆以此詩爲太平之實驗其爲大順之徵無可疑者

周頌思文

篇名

口貽

遺也

我來

小

牟

大

帝命率

循也

育

養也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鄭康成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汜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令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時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臣

按此亦雜見於書而鄭引以釋經雖未可據然興王之瑞亦難以苟信耳目而非傳記也穀紀后稷之德卽以表武王纘乃烈祖之孝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孫當師渡孟津之日天保未定太平未洽天下尚未得謂之大順而其徵已先見萬國之歡心已得故頌於周公行郊祀后稷

之禮而追美焉。

雖

篇名。

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鄭康成曰。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

臣

按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

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蓋

大順之徵也。克昌厥後。則繼繼承承。常膺

天眷矣。此所謂綏予孝子者也。

孝經衍義卷九十九

孝經衍義卷一百

大順之徵

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馬氏曰。自天地爲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爲田。其爲法備。其爲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爲畜。然四靈以爲畜。聖人無意於

是蓋在已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

魚鮪音不逾音審羣隊。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音。

驚飛驚散之貌。麟以為畜。故獸不狘許月反驚走也。龜以為畜。故

人情不失。

臣按註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

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聖

人仰觀俯察近取人情陰陽四時日月五

行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禮義民之行也。是

即謂至德要道也。其所致之徵報以順天

下故也。蓋如龍圖龜書鳳凰來儀類亦不

盡在一時。所謂畜者亦必不與產物為羣

在苑囿庖厨之間矣。記者特以徵君人者

之修德召祥也。故修言之。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

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

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

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孔穎達疏曰。前雖明國家之順。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其事。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爲常也。故孔子答孟武伯。無違之言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音尹。屈結不通之意。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

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王炎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具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謬矣。一嘖笑之微。下之休戚存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係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爲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則其

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則易雜惟順則其
分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
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
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惟明於順然後上
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
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
吳澄曰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
道也

臣

按大順之義莫詳於此一家之肥則一

家順矣一國之肥則一國順矣天下之肥
則天下順矣要不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之間各得其道而極其終亦不過養生送
死事鬼神之常所謂日用飲食之近卽聖
神功化之極者也故事大積以下正極言
順之至而歸之以守危順與危相去不啻
莛與楹而聖王以爲其間不容髮出乎此
卽入乎彼故不曰不危而曰守危刻刻履
危然後能時時處順也自非然者人主萬

幾之衆。苑者。謬者。失於細者。窒碍者。雜亂者。相及相害者。不可勝數也。危道也。故守危。乃大順之根本。而醴泉。膏露。器車。馬圖之屬。特餘事耳。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吳澄曰。居民之順。因於地。時物之順。因於天。昏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地人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又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凶。謂疫癘。饑。謂荒歉。草木等怪爲妖。飛走等怪爲孽。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橐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

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孔穎達疏曰。此以下明天地爲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地不愛其寶者。謂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也。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弟。及越裳至也。

吳澄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先聖王能修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一身之順。充而爲天下國家之順之故也。

臣按禮運之極言瑞應。止於此。聖王所以順必兼天地人爲說。則經所謂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者是也。所召之祥。亦以德居其至。道握其要。則三才之理。兩間之氣。無所弗順。非必如緯書所云。王者有其德。則有其瑞也。記禮運者。以禮爲義之實。而以仁爲義之本。卽以爲順之體。仁孝合一。臣前引先儒之說而論之。詳矣。然則烝烝至性。肅肅悚悚。爲順之體。博愛廣敬。

爲順之用。明於順則不敢惡慢。不悖德禮。故曰。然後能守危。危與順相對。猶經言以順則逆也。經旣云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則禮泉膏露器車馬圖之屬。特餘事耳。顧無其德而妄命之。與僞爲之者。實難已。故曰。此順之實也。

禮器。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鄭康成註曰。倫之言順也。

陳澧集說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四者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可紊。故順次之。

臣按經言天明地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分之有四。合之則一。經兩言順天下。一言順民。一言教禮順。又引詩言四國順之。而其所謂以順則逆者。則指立教之人也。故一人之順。天下之順也。記禮器者。其

知經義乎。

郊特牲。陰陽和而萬物得。

孔穎達疏曰。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方慤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

臣按此諸侯爲賓之禮。上文言易以敬也。

易者和易。敬者嚴敬。此乃禮樂之實也。不敢惡於人。故易不敢慢於人。故敬。易以敬。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也。而陽舒陰慘。一闔一闢。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天下大順矣。記於諸侯爲賓之禮。而發陰陽和而萬物得之義者。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以是而得萬國之歡心。以至於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則禮樂之用於賓。

主之間。而其應至於陰陽和而萬物得。自然之理也。

樂記。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鄭康成註曰。至猶達也行也。

臣按無怨爭者。經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愛親之愛。豈不與天地同和乎。敬親之敬。豈不與天地同節乎。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簡易。非卽經所謂至德要道乎。揖讓

而天下治。非所以順天下乎。不怨不爭。是之謂大順之徵。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鄭康成註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

孔穎達疏曰。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

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者也。此詩今無。故鄭註云。其辭未聞也。夔是舜典樂之官。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內同孝也。鄭言其辭未聞。則非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按聖證論。引孔子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臣按舜欲以孝治天下。而以南風之長養萬物。喻父母之長養已。蓋其所託者近而易知。欲令衆庶兆民皆習此歌。以感發其孝思。故以與諸侯。而使其國之人皆得而歌之。故疏言使海內同孝也。海內同孝。大順孰過是乎。今世所傳南風之辭。必非舜作而衛之凱風。蓋七子之自以不得乎親。

而依倣舜之古調而作歌。孟子論凱風之不怨而卒之引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必孟子之時。南風未亡。因七子之凱風而遂及舜之南風也。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康成註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臣按慶源輔廣曰。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

而無曖昧昏亂也。自一人之身而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蓋倫清者。親義序別。倫類皆清美也。耳目聰明。則能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血氣和平。則能下氣怡色。柔聲婉容也。敝惡之風。自然變易。昏亂之俗。自然改革矣。順之至也。故天下皆寧。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

疾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陳祥道曰。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利。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疾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豈得不謂之大當乎。

臣按此子夏言作禮樂之本。必天下大順而後可以作禮樂。而禮樂之用。又足以致天下之大順。聖人豫順以動。是以作樂崇

德。天地順而四時當。是天地如之也。民有德。五穀昌。天下和平之象也。陳氏亦以疾。疾不作。配經文災害不生。無妖祥。配經文禍亂不作。此之謂大當。此之謂大順之徵也。

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鄭康成註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

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鄭康成註曰。畜者。謂順於德教。

孔穎達疏曰。畜。謂畜養。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逆於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爲畜。據援神契。庶人之孝爲畜。五教不同。庶人但取畜養而已。不能百事皆順。援神契又云。天子之

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分之則五。總之曰畜。皆是畜養。但功有大小耳。

臣按。無所不順之謂備。經所謂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愛敬之交。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故分之則五。總之曰畜。要之順於德教而已。

春秋。西狩獲麟。哀公十有四年。

杜預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胡安國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

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

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臣按廬陵李廉曰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子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爲所感而起。因以爲終。而何氏獨以爲春秋之成文致太平托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

此其異也。文成致祥之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爲孔子自衛反魯卽修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祖於何休之遺也。感麟而作書成致麟二義皆通。雖朱子亦不敢指定。然麟之爲孔子而出則其理亦有然者也。爲孔子而出而孔子者天下萬世之孔子也。獲麟者天下萬世之嘉瑞。而非魯公十四年之嘉瑞也。天下萬

世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順之
徵而非敬王哀公之大順之徵也。麟爲夫
子而出。特記於春秋耳。不必定爲春秋一
書。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亦可
謂孝經爲致麟之一節也。緯書乃云。孔子
以此二經告備於天。則是欲神其說。而反
證聖人矣。

論語。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莫不尊親其死也

哀。如喪考妣。

黃榦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
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
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教化之施。斯立
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

臣按博愛廣敬。孝治之全體大用也。夫以
愛親之心。立之。綏之。則斯立斯來矣。以敬
親之心。道之。動之。則斯行斯和矣。非至德
孰能順民如是乎。夫子於經。屢述昔之明

聖。惜未得於身親見之也。四者蓋大順之治。故子貢稱之以擬夫子。

中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朱子釋禮運體信以達順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無所不通正用經語。此節集註亦用順字。蓋朱子亦以天地位萬物育爲順之實也。西山真氏有言如洪範所謂

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中庸十五章曰父母其順矣乎。二十章言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盡人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順之至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臣按此夫子讀常棣之詩而贊之如此。詩已

入兄弟之道一條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和於妻子。宜於兄弟。而父母或不順者。未之有也。由毛鄭之解詩。則於順天下之義。有可通矣。毛傳九族會曰和。鄭箋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傲王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琴瑟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和好忻樂之。至族人和。則得保其家中之大小。毛鄭云爾者。蓋以

爲燕兄弟而賦其實也。若以成王周公言

之。則夫子所謂父母順者。其文武妣姜在

天之靈乎。要自妃匹之際。而至於宗婦內

宗。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自共父同懷之戚。推而廣

之。同姓宗族衆而萬邦遠。而四海胥被和

親之化。猶然關雎麟趾之德意矣。當此之

時。太平刑措。媲美唐虞。誠哉大順之世。而

夫子以爲始。可謂之父母順也已。故順逆

之徵。不在天下。而在家庭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臣按疏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猶云如國本有雀今有朱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許謙曰禎者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者詳也大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語之諸經祥字亦有兼善不善者亦有專屬凶咎者此禎祥對妖孽言猶易言吉事有祥書言作善降之百祥也至誠之道始於

中於順民終於順天地萬物故禎祥可必也禎祥者大順之徵也

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人類莫不尊親之

為君親之如父母

臣按此亦大順之實也尊親者愛敬之應凡有血氣者皆資始於父受形於母亦皆資始受形於乾父坤母故極於所至所通覆載照隊而愛敬之道無所不通也

詩

商頌烈祖之篇

曰奏

進假格也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

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

鈇莖斫刀也鈇莖音剗

也斧

詩

周頌烈文之篇

曰不顯惟德百辟

諸侯

其刑之是故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

朱熹集註曰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臣

按賞勸怒威乃聖人之政教孝治天下

者所不廢也烈祖詩所云幾於不肅而成

不嚴而治矣淵微之至德非孝德乎民用

和睦上下無怨故烈文詩言篤恭而天下

平也二詩皆為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作商周盛

王之孝其大順之徵見於頌者可考也

臣

又按是經之作夫子為修道立教以降

德於衆庶兆民者究其極尋其源非匹庶

閨門抑搔痾癢循節盥漱之事故其功效

之遠感應之神亦非幽通竹筍冥致江魚

之細微者也。蓋宇宙順逆之機緘。生民理亂之根柢。係之矣。以人心之一順一逆。而分世道之一理一亂。其爲默運而潛移之。非有他術。亦曰孝而已矣。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五等之人。未之或殊。故博愛廣敬。順天下之事爲也。盡愛盡敬。順天下之主宰也。和睦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順天下之氣象也。諸侯賓服。卿大夫師濟交。讓士慎修職業。庶人耕鑿飲食。順之質也。隆禮

盛樂。郊壇明堂。降神格祇。鬼享時思。純嘏介休。淳臻疊告。順之文也。夫子追維昔者。稱述聖明。爲經發端。蓋亦有志未逮之辭乎。虞夏之交。成康之際。大順之時矣。祇載允若。永世嗣服之孝。醞釀委積而成焉者也。曠古以來。於斯爲盛。若後世史書所載禎祥之記。蓋未足深信。惟六經之言。無可疑者。臣是以錄大順之徵。而止于經也。以上大順之徵

